

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基因大角斗

〔美〕特德·科斯玛特卡 著

郭靖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基因角斗

[美] 特德·科斯玛特卡 著

郭靖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 Games By Ted Kosmatka

Copyright: ©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因角斗士 / (美)特德·科斯玛特卡 著; 郭靖 译.

-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364-8368-2

I. ①基… II. ①特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3983 号

图进字 21-2013-12

世界流行科幻丛书

基因角斗士

出品人 钱丹凝

丛书主编 姚海军

著者 [美]特德·科斯玛特卡

译者 郭靖

责任编辑 宋齐

特邀编辑 李克勤

封面绘画 午羊

封面设计 李鑫

责任出版 欧晓春
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 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3mm

印张 11

字数 264 千

插页 2

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 2016 年 10 月成都第一版

印次 2016 年 10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定价 30.00 元

ISBN 978-7-5364-8368-2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 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 356 号 邮编: 611730

目 录
CONTENTS

引 子.....	1
第一部 远 雷	11
第二部 山雨欲来	87
第三部 暴风雨	183
尾 声	345

引子

男孩躺在管道里纹丝不动，任机器绕着自己打转。他屏住呼吸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脉冲声上，努力遵照几个“白大褂”的指示，让脑中一片空白。

耳边的扬声器里传出声音：“看屏幕，伊凡。”

突然爆发的静电噪音让伊凡眨了眨眼睛，他转开头。

他们说这项测试不会像之前那么疼，但同样的话他们过去也说过。

伊凡的母亲站在门边发问：“你们究竟在找什么？”她背靠着墙，提包紧紧压在腹部，仿佛不敢往屋里多走半步。

仪器继续缓缓转动，坐在计算机前的男人盯着自己的终端：“明显的不正常现象。”

伊凡扭头瞅眼母亲。他们觉得我不正常。

屋里有四个穿白大褂的男人，不过只有一个是她母亲所谓货真价实的医生。年轻的两个是测试员；最年长的那个在白大褂底下打了

条深色领带，多半跟医生完全不沾边。伊凡最怕的就是他。

仪器发出另一种声音，一种沿伊凡脖子根部震颤的嘀嗒声。伊凡在狭窄的管道里扭动身体，想坐起来，“它在干吗？”

打领带的男人从计算机跟前走过去，引着男孩重新躺下，动作很轻柔，“你要保持静止。这是个大相机，它在拍你脑袋里头的照片。”

伊凡道：“我没见有闪光。”

“它用的是磁铁，不是灯。”

“它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那人道。

但这话他们也说过，伊凡才不信呢。所有这些测试都是为了弄明白他在想什么。母亲早跟他讲过了。因为他做游戏时干的那些事儿，因为雅克布的遭遇。

伊凡努力静止不动，他并不信任对方。看计算机屏幕时那人总是眉头紧锁，伊凡讨厌他的神情。他看见什么了？我有多不正常？伊凡闭上眼睛。

“钱德勒夫人——”

她打断对方，“是小姐。”

“噢，抱歉。”坐在电脑前的男人道。他是真正的医生，刚接手伊凡的病例，“你怀着伊凡的时候，孕期出现过什么并发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家里有先天缺陷或者畸形的病史吗？”

“没出过这样的，没有。”

“精神病？学习障碍？”

“这倒有些，没错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兄弟。”

“他的诊断结果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死的时候我还小。你这么一大串问题是什么意思？找到什么了吗？”

男人从终端上抬头瞅瞅她，又很快垂下眼睛。开口的是领带男：“即便是正常个体，颅下形态也可能有很大差别。没什么可担心的。”

机器又是咔嗒一声。“稳定情绪，伊凡。”电脑前的男人对着麦克风说，“你的大脑活动太活跃。我们需要确定一条基线，你得放松。”

伊凡道：“我已经很努力了。”

“想些高兴的事。”

于是伊凡开始想他母亲，想着每次母亲更换男友的间隙，那时候他不必同任何人分享她。他想起同学开始欺负自己之前的日子，在新老师雅克布发现他数不好数，而且不识字之前。

那人道：“很好，现在看屏幕，伊凡。”

伊凡睁开眼，静电雪花被满屏的黑色所取代。随后，一个数字闪现在屏幕上。

男人问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伊凡道：“我看见一个4。”

“好。数字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白色。”

“好。”

更多数字闪现在屏幕上。5、3、6、9。接着是字母。

那人问：“现在你看见什么？”

“数字和字母。”

“什么颜色？”

“都是白色。”

“全部？”

“对。”伊凡道。

屏幕暗下去。“干得好，伊凡。”那人道，“现在咱们试点别的。”

黑色的屏幕一闪，突然满眼都是转动的齿轮。齿轮的大小和颜色各不相同，在屏幕上连成一整条长链，每个齿轮都与另外一个或两个齿轮相连，所有齿轮都一起转动。体积最小的速度最快，那些大块头看上去几乎没怎么动弹。

那人问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我看见齿轮。”

“它们在干吗？”

“它们在转。”

“很好，伊凡。”

齿轮停下来。

“假设最上方的齿轮在往左转，”计算机前的男人道，“最下方的齿轮会向哪个方向转？”

伊凡毫不迟疑：“向上。”

“是哪个方向，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？”

伊凡重复道：“上。”

伊凡母亲道：“他不明白钟是怎么回事，还有左右。我花力气教过他，我们都试过……”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。

那人离开计算机，弯腰看着管道里的男孩。“假如这个齿轮这样动，”他用一根手指转动一个齿轮，“那么这儿上边的这个齿轮会朝哪个方向动？”

“上，”伊凡的手指顺着齿轮的外缘移动，描绘出顺时针的转动方式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“没错。”

下一组图像更复杂，但伊凡的回答一如既往地迅捷、准确。他根

本不必思考。

终于，那人道：“咱们来点不一样的。”

一开始挺简单。各种奇怪的图案出现在屏幕上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齿轮，但仍旧有不同角度的各种凸起和凹槽，可以像齿轮一样咬合。那人又来到管道边，弯下腰，教伊凡用手边的控制球改变屏幕上的图形。

“这些是三维拼图，伊凡。”那人说，“你的老师都说你很会玩拼图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还行。”伊凡道，不过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拼图。

他试着让其中一幅图朝另一幅靠近，将它稍微转动，好让它们的沟槽能够契合。两幅图合而为一，伊凡听到一声响铃。

“干得好，伊凡。”那人回到计算机跟前，“现在我们换些难点儿的试试。”

屏幕上出现好些复杂的图形。伊凡必须挨个翻转它们，才能弄明白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每个面都不一样。他把它们移到一起，找出相互契合的地方。机器再次发出铃音。

“很好，伊凡。”

答案来得很容易。复杂的立体图形吸引着他，让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。他能感到自己脑子里起了变化，仿佛隐藏的绿地受到了阳光的滋润。周围的世界退开去，变得遥远、无关紧要。

他忘记了管道和计算机，忘记了房间里的四面白墙和四个白大褂。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拼图。他用指尖轻触控制器，一个接一个的图形不断闪过。

他解开一个个拼图，等着表示答案正确的提示音响起。

最后，屏幕变成一片空白，白得那样刺目。他花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。

“再来。”他说。

“没有了，伊凡。”那人道，“全被你解开了。”

伊凡朝管道外瞟了一眼，但几个白大褂并没有看他。他们都盯着计算机终端。

打领带的男人首先有了动作，他的目光从闪亮的屏幕上移开。从没有人用那样的神情看过伊凡。伊凡心底一片冰凉。

医院总是很难闻。大楼里的空气带着疾病的古怪气息，虽然有微风透过纱窗吹进来，却也没多大帮助。几层楼下的小巷里堆满垃圾。尽管能闻到臭味，伊凡仍然靠近窗户，假装被眼前的景色吸引，因为看窗外比看着母亲更容易些。她坐在一张光洁的大桌旁哭泣，却没发出一点声音——这是她跟上任男友交往期间练就的本事。

他们已经在这间屋里待了好一阵，等着。

终于有人推开门。伊凡瑟缩了一下。三个男人走进屋里，伊凡一个都不认识，但他们穿着深色外套，而且全打了领带。情况不妙。出现打领带的男人从来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伊凡的母亲赶紧挺直后背，又从包里掏出纸巾，擦了擦眼角。

三人朝伊凡微笑，依次同他母亲握手、自我介绍。自称瓦尔登的那人直奔主题，“伊凡的测试结果很不正常。”

他块头很大，四方脸，鼻梁上架着小巧的金边眼镜。伊凡已经很久没见有人戴这种眼镜了，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直盯着对方看。

伊凡的母亲问：“医生在哪儿？”

“伊凡的病例已经转给我了。”

“可他们告诉我说伊凡由马丁医生负责。”

“伊凡的病例需要特别关注，马丁医生无能为力。这是马丁医生自己的意见。”

“可他不是什么专家吗？”

“哦，相信我，他的确是专家。但我们都觉得伊凡的病例需要……更系统的检查。”

伊凡的母亲紧盯着对方，“那老师死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雅克布·莫雷尔？没有，他会活下来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要离开这儿。”

“钱德勒小姐，我们觉得——”

“现在就走，带着我儿子，我要离开这儿。”

“没那么简单，现在情况变了。”他抽出椅子，但并没有坐下，而是一脚踏上座垫，一只胳膊很随意地搭在膝盖上。他俯视着坐在桌旁的女人，“那孩子没死，但他运动神经的协调仍然有问题。我们不大明白你儿子是怎么做到的，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以那种方式访问游戏的协议。虚拟现实游戏与计算机是物理连接的，按理说不能从内部改变。”

“肯定有漏洞。”

“没有漏洞，是你儿子干了什么。他改变了些什么，一个男孩差点因此送命。”

“那是意外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母亲的声音很轻很轻。

“听说那孩子总欺负伊凡。”

他母亲没吭声。

“钱德勒小姐，我们很为伊凡担心。”自称瓦尔登的男人终于坐上了被他用来搁脚的椅子，他那两个沉默的同伴也拉开椅子各自坐下。瓦尔登把手放在桌面上，十指相交，“他是个特殊的孩子，有特殊的需要。”

他等着伊凡母亲回应，见对方不作声便继续道：“过去七年里，我

们在类似的机构测试过许多孩子，很多很多。我们还从未遇见过像你儿子这样的，天赋和残疾混杂在一起。”

“天赋？”母亲声音刺耳，“发生那样的事，你管它叫天赋？”

“有可能。我们需要时间进一步测试。你儿子似乎拥有一种非常罕见的联觉，此外还有另外几种神经畸形。”

“联……什么？”

“大脑各区域间的交叉反应异常。这通常源于梭状回^①的结构畸形。不过说实话，对伊凡我们还不能确定。有些人会混淆颜色与形状，或者在听到某些声音时会闻到气味。但伊凡的情况更复杂些。他的问题涉及对数字的感知。”

“可他并不理解数字。”

“他在数字应用上的测试分数高得惊人。”

“他知道数字的模样，如果你把数字写下来他能告诉你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数字对他并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不完全是这样。”

“他甚至分不出数字哪个大哪个小。对他来说它们仅仅是词语。”

“他解开的那些立体拼图并不仅仅是拼图，其中一些同时也是数学题。想正确解决必须运用复杂的微积分知识。”

“微积分？他都数不到二十！”

“他脑子里的某种东西能做到。具备某种联觉能力的个体通常也有别的联觉能力。我们不大确定伊凡是怎么做的，我们甚至不确定他在那虚拟游戏里做了些什么，更别说是怎么做的了。伊凡需要特别关注，进特别的学校。”

“他本来就在特别学校。”伊凡母亲道，但她的声音里已经没了斗志。

① 属颞叶的一部分，主要功能是处理与颜色有关的信息，进行面孔与文字识别。

“的确，我仔细看过他的档案。钱德勒小姐，我有权更改他的公共组别。你儿子不该落个靠抹地板为生的下场。”

“你能改他的组别？你能做到？”

那人点点头，“我有这个权力。”

“可发生了那样的事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”

“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他这样的孩子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组别，伊凡·钱德勒组。不知这个组最后能取得什么成果。我是说真的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他们来带走伊凡的那天，他母亲歇斯底里。镇静剂让她安静下来，几个声音柔和的男人帮她躺倒在脏兮兮的沙发上。男孩的个人物品被装进一只箱子里，打包的工作暂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。

十岁了，他拥有的一切一只白箱子就能装下。听上去仿佛不大可能，但事实如此。两个着深色西装的人一人一边就拎上走了。

母亲从打开的房门看见几个邻居的脸，她知道人家多半以为伊凡被捕了，或者他们再次被驱逐。这种事很常见。对方贪婪的目光扫过她的财产——破旧的沙发、两把塑料椅、瘸腿的咖啡小木桌——他们在侦查有什么东西可拿，准备等当局离开、她的东西被扔到街上后就立即动手。

她用祈求的语气说：“我看不出他为什么非离开不可。”

“这样对孩子更好，”其中一个金发女人道，“控制了环境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培育他的天赋。你可以随时来看他。”

伊凡的母亲擦干眼睛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。她争不赢的。她内心深处早已经明白了，甚至早在雅克布的事发生之前就明白了。伊凡跟别人不一样。事情的结局已然注定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世界都会带走他。

她问：“我能看看他以后住的地方吗？”

驱车穿过这座城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在车里,伊凡的妈妈把伊凡抱在怀里轻轻摇晃,直到车子停在一栋环绕着操场的建筑前面。车内的人鱼贯而下。一群孩子在远处大叫、玩耍,而有一个男孩则站在那里,直盯着旗杆。伊凡的妈妈盯着那个孩子。她知道那就是伊凡以后的样子。就算是在这儿,也是最特别的孩子。

她弯腰吻吻自己的小儿子,说:“我特别的孩子。”她双臂紧紧搂着他的肩,直到一个女探员拉着男孩的手领他走出门去。伊凡扭头挥别母亲。

“我很快就来看你,伊凡。”他母亲喊道。

她目送他消失在建筑物里,然后失声痛哭。她再也没见过他。

第一部

远 雷

他们所怀的是毒害，
所生的是罪孽，
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。

——《圣经·约伯记》15: 35

1

可视电话的铃声在黑暗中响起。赛拉斯看向收音机时钟，全凭毅力把目光聚焦在闪亮的钟面上：凌晨 3:07。他的心跳略微加快。

3:07 可曾有过什么好消息吗？

他的手从床边的台灯往上滑，摸到开关，心里狐疑谁会这么晚打电话给自己。突然他明白了——实验室。光线令人目眩，但他眯起眼，找到了电话，并且留心没有选择视频通话。

他哑着嗓子道：“哈罗。”

“威廉姆斯医生？”听筒中传出一个小年轻男人的声音，他没听出对方是谁。

“是我。”赛拉斯回答道。

“纳尔逊医生让我打给你。请马上来营地，有些东西你肯定想看看。”

他坐起来，双脚落到地毯上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代孕母开始分娩了。”

“啊？什么时候？”太早了。所有模型都预测该有十个月的妊娠。

“两小时前。代孕母情况很糟，他们没法推迟分娩。”

赛拉斯努力理清思绪、理性地思考，“医疗队呢？”

“正在召集外科医生。”

赛拉斯的手指缓缓捋过灰白色的蓬乱卷发。他翻翻扔在床边的一堆脏衣服，抓过一件比其他几件要稍微平整些的T恤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应力强，“我有多少时间？”

“半小时，或许更少些。”

“谢了，我二十分钟后到。”赛拉斯挂断电话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总之是开始了。

在南加州，今晚算是相当凉爽。赛拉斯开着“猎犬 617”的车窗，享受风在驾驶室内打转的感觉。空气潮湿，充满雷暴将至的气息。急切的心情促使他加快了速度。他驶上通往5号高速公路的斜道，汽车以七十英里的时速漂亮地转了个弯，他不由得露出微笑。年轻时他无数次梦想着能拥有这样一台车，而今晚，他的放纵显得那么有先见之明：光泽、低平的引擎盖底下是最最强劲的发动机，想要及时赶到，每一个马力都必不可少。

他驶上几乎空空如也的州际公路，一脚油门，眼看着计速器攀升至105迈。收音机大声嚷嚷，但他并没有留意内容——音乐狂乱而富有节奏感，完全配合他的情绪，这就够了。实验室越来越近了，他的焦虑不断累积。

这些年他不时需要在半夜赶往实验室，对此早就习以为常，但从没有哪次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未知数。他脑海中浮现出伊凡·钱德勒那肥嘟嘟的双下巴，心头涌上一阵怒意。其实他并不怪钱德勒。你没